

「台美經貿關係與新台幣匯率走勢」報告重點摘要

一、台美貿易失衡擴大原因及說明

- (一)上(2020)年美國自台灣進口**資通訊與視聽產品大增至 235.3 億美元**(較 2018 年增加 126.2 億美元)，導致該年台對美出超擴大至 **299.3 億美元**，主要反映**美中貿易及科技爭端**的轉單效應，**美國強化資安防護及 COVID-19 疫情**使美國對我國科技產品需求劇增，**與匯率因素無關**。
- (二)2020 年在美國前 13 大商品貿易入超國中，台灣為美國第 6 大出口國及第 9 大進口國。美國對**越南、瑞士、愛爾蘭及馬來西亞入超**分別為 **696.6 億美元、567.4 億美元、559.2 億美元及 316.7 億美元**，均大於台灣的 299.3 億美元，惟**美國對渠等出口金額卻遠小於對台灣出口的 305 億美元**，顯示**台美貿易連結度高，較呈雙向互利**。且上年美國自台灣進口 604.3 億美元商品中，**近 4 成**係美方需求殷切的資通訊產品。
- (三)近幾年來我國已致力於**擴大對美採購(如原油、天然氣、農產品及軍購等)與投資(如未來幾年台積電將於亞利桑那州投入約 120 億美元興建晶圓代工廠)**，**以強化台美經貿關係**；同時推出**前瞻基礎建設(2020 年特別預算約 180 億美元)、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截至本年 2 月 25 日累積金額約 420 億美元)及新冠肺炎疫情紓困金額(約 445 億美元)**等，以**擴大內需，縮小我國經常帳順差**。

二、本行干預外匯市場之原因及說明

- (一)上年我國受**疫情及美國 QE**影響，**美台利差大幅縮小**，美元資金大量流入，致**下半年國內匯市美元供需嚴重失衡，美元超額供給大增至 410 億美元**。尤其在 **11 及 12 月**時，更因**外資鉅額匯入及出口廠商拋匯**使匯市價格調整機能失靈。為**避免衝擊金融市場的穩定並外溢至實體經濟面**，本行本於職責，加大匯市的調節力道，致**該年下半年淨買匯約**

352 億美元(全年為 391 億美元)。儘管如此，該年新台幣對美元仍升值 5.6%。

(二)上述 Fed 實施 QE 的外溢效果，不只影響台灣，亦導致鉅額資金大量流入小型開放經濟體，使上年瑞士、香港及新加坡等央行的淨買匯金額對其 GDP 比率分別為 16.1%、14.5%及 13.2%¹，遠高於台灣的 5.8%。小型開放經濟體為維持金融穩定的政策目標，調節匯市為其必要之貨幣政策工具。

(三)自 2019 年底以來，新台幣對美元升值 6.60%，僅次於人民幣。長期以來，新台幣走勢反映我國基本面；而自全球金融危機後(2010 年)迄今(2021/3/15)，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升幅為 12.94%；且新台幣對主要貿易對手國一籃貨幣所編製之有效匯率指數(NEER)升幅亦高達 22.68%。

三、對即將公布的美方匯率政策報告，本行向美方提出下列觀點：

(一)隨著全球價值鏈的興起，台灣出口以中間財為主，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對貿易的影響不若以往。此外，本國資金或外資的進出比商品貿易資金的進出更能決定匯率的走勢，若要以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做為調整台美貿易失衡的工具，將更為困難。

(二)美國的貿易入超反映美國儲蓄小於投資，在美國未解決國內儲蓄不足問題前，限制與其所稱匯率操縱國的貿易，只會將美國貿易逆差重新分配至其他貿易對手。以 2020 年為例，美國對中國入超雖較 2019 年減少 344.0 億美元，惟對瑞士、越南、墨西哥、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南韓、愛爾蘭及印度等國入超均擴大。

¹ 2020 年瑞士央行干預匯市金額係統計該年 1 至 9 月；新加坡金管局干預匯市金額則統計該年 1 至 6 月。

(三)干預匯市係小型開放經濟體必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事實上，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匯率干預，與美國實施量化寬鬆相同，均為達成各自央行法定職責的重要貨幣政策工具。

(四)基於美中貿易爭端及 COVID-19 疫情期間係屬特殊情況，現行美方三項檢視標準暫不宜做為美方評估貿易對手國之經貿與匯率政策之適當指標，建議美國或可考量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暫緩前述檢視標準之適用。